



# 土地之色的人民

马科斯

马科斯  
土地之色的人民  
2001年3月11日

[www.douban.com](http://www.douban.com)

1994年1月1日，在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生效的当天，在墨西哥南部的恰帕斯州，爆发了以维护当地印地安人利益为目标的萨帕塔运动，他们的军队称为民族解放组织（EZLN，Ejrcito Zapatista de Liberacin Naciona），运动的领导人副司令马科斯继承了萨帕塔的革命理念，并在墨西哥城发表了著名演说《土地之色的人民》。

[zh.anarchistlibraries.net](http://zh.anarchistlibraries.net)

2001年3月11日

亚洲、非洲、大洋洲、欧洲、美洲的兄弟姐妹们：  
欢迎你们来到墨西哥东南群山之中。

让我们介绍自己：

我们是萨帕塔民族解放军。  
整整十年，我们生活在山中，酝酿着一场战争。  
在群山之间，我们建立起一支军队。  
山下，在城市与大农场，我们并不存在。  
在那里，我们的生命贱于机器或牲畜，  
我们就像路上的石砾、路边的野草。

我们曾无语，  
我们曾无容颜，  
我们曾无名，  
我们曾没有未来，我们曾是子虚乌有。

相比那些当权者，那些在国际上以“新自由主义”之称谓而知名  
的当权者，  
我们不算计，  
我们不生产，  
我们不卖，  
我们不买。

我们是大资本统计中的零。  
因此，我们进入深山去寻找自己，尝试稍减如石砾、如野草般  
遭遗忘的痛楚。

在这儿，在墨西哥东南的群山之间，我们的死者活着。  
我们的死者——活在群山间的死者，博闻强记。  
他们对我们言说他们的死，我们在倾听。  
棺木在言说，告诉我们另一个故事，  
那来自昨天、却指向明天的故事。

群山对我们说，马塞华罗布，我们，普通而平凡的人民。  
我们是纯朴的人民，一如当权者所言。

每一天及其后的夜晚，当权者想让我们跳起征服之舞，  
重演那残忍的征服。

那卡兹—德祖尔，支配着我们的土地，  
执掌着巨型战争机器。

犹如布伯，半豹半马，  
在我们中间散播着痛楚和死亡。

那魔法师政府送给我们阿鲁霍布，  
那骗子，愚弄我们的人民，令其忘却。

就是为此，我们成了战士，  
就是为此，我们仍是战士。

因为我们不想让我们的人民遭受更多的死亡和欺骗，  
因为我们不想继续忍受遗忘。

群山告诉我们拿起枪来，那样我们将发出声音，  
群山告诉我们遮起面孔，那样我们将拥有一副面庞，  
群山告诉我们忘掉自己的名字，那样我们将获得命名，  
群山告诉我们保有自己的过去，那样我们将拥有未来。

在群山中，死者活着，我们的死者，  
沃坦和埃卡尔和他们一起，  
那光明与黑暗，  
那潮湿与干爽，  
那大地和清风，  
那雨水和火焰。

群山是阿拉克·乌伊尼克的家，那真正的人，那伟大的首领。  
在这里，我们学会并忆起了我们真正的自我，  
真正的男人和女人。

以我们的声音所加强的手臂，  
以我们重生的面庞，  
以我们重获命名的称谓，  
我们的昨天安放在巴拉姆·纳的神圣小十字架四断点的中心，

那定义人类的星诞生，  
提醒我们世界原本由五部分组成。  
在农雨之神骑马而来、铺陈着雨水的季节，  
我们再次顺流而下对我们自己人言说，  
酝酿着一场预示收获的暴风雨。

我们在一年之初发动了一场战争，  
由此踏上了这条道路，  
这路把我们带向你们的心，  
今日又将你们带向我们的心灵。

这就是我们，  
萨帕塔民族解放军。  
一种因武装而获倾听的声音，  
一张因隐匿而获注视的面庞，  
一个因匿名而获命名的称谓，  
一颗呼唤着人类和世界的红星，  
为了令我们获倾听、获注视、获命名  
为了在过去之中收获明天。

在我们黑色的面具背后，  
在我们武装的声音背后，  
在我们无名的称谓背后，  
在你注视着的我们的背后，  
在那背后，我们就是你们。

在这一切背后，我们是同样纯朴而平凡的男人和女人，  
那所有种族间别无二致的、  
点染着不同色彩、  
操持着不同的语言、  
生活在各个地方的、  
同样遭遗忘的男人和女人。

同样遭受放逐，  
同样不被容忍，

欢迎前来探寻生命并斗争以对抗死亡。  
欢迎参加第一届保卫人类对抗新自由主义的国际聚会

民主!  
自由!  
正义!

同样饱受迫害，  
我们就是你们。

在我们背后，你们就是我们。  
在我们的面具背后，是所有遭放逐的女人，  
所有被遗忘的原住民，  
所有受迫害的同性恋者，  
所有被漠视的青年，  
所有走投无路的移民，  
所有因言说和思想而被囚禁的人们。  
所有遭羞辱的工人，  
所有在无视中死去的人们，  
所有纯朴而平凡的男人和女人，  
那些不算计，  
那些无人注视，  
那些无名之辈，  
那些没有明天的人们。

兄弟姐妹们：  
我们邀请你们来这里寻找并发现你们自己和我们。  
你们已经触摸了我们的心，知道我们并不特殊。  
你们能看到我们是纯朴而平凡的男人和女人，  
你们能看到我们是反叛之镜，那镜想变为一面玻璃，尔后碎裂。  
你们能看到我们便是如此，尔后我们便不再是我們，而变成了  
你们，也就是我们自己。

我们是萨帕塔人。  
我们全体邀请你们来倾听我们并对我们言说，  
来看到我们就是如此。

兄弟姐妹们：  
在这群山之间，言说的棺木对我们开口，  
告诉我们那些古老的故事，那故事令我们忆起了我们的痛楚和  
反叛。

只要我们仍然活着，我们的梦想永不终了。我们的死会永生。

言说的群山这样告知我们。

那闪烁在小小的圣十字架上的星辰这样告知我们。

那星星这样言说：

克鲁索布，那反叛，永远不会被击败，他们将继续前进，在人类的星座中并肩前行。

那红人，那查克查克—马克总会到来，那红星将帮助世界获得自由。

那星辰便是峰峦，在这样言说。

五大洲相加起来的人民。

所有人相加起来的一颗星，代表着人类，代表着全世界所有的人。

这人便是人类与全世界所有的人。

他们将到来救助世界，令他们在斗争中成其为人。

那样真正的男人和女人将不再痛楚地生存，那石头之心也将柔化。

你们都是查克查克—马克，  
那将来救助之人分身为五遍布全世界，  
在所有人之中，在所有国家之中。

你们都是那红星，那映照之镜，  
我们会继续走在正确的路上，如果我们——你们就是我们——携手同行。

兄弟姐妹们：

在我们之中，最年长的智者曾放置了一个十字架，  
这便是那星，水——生命的给予者，在那里诞生。

就这样，群山间那星标识着生命的开端，  
就这样，那是自山间而来的溪水的新生，  
它负载着那言说之星——我们的小小的圣十字架之星的声音。

那群山的声音已然言说，它告知，当真正的男人和女人承诺了那五角之星，他们将自由地生存。

当五大洲人在那星中化为一人。当人类——即世界——的五部分找到了自己并彼此发现，当这五部分找到了自己和彼此的所在。

今天，来自五大洲的人们走过成千上万条不同的道路相遇在这里，相遇在墨西哥东南群山之中，踏着同一步履。

今天，来自五大洲的成千上万种语词在这里静默，在墨西哥东南群山之中，彼此倾听，并倾听自己的心声。

今天，来自五大洲的成千上万次的斗争在这里汇聚，在这墨西哥东南群山之中，为了生命而对抗死亡。

今天，来自五大洲的成千上万般色彩点染了此地，在这墨西哥东南群山之中，宣告着一个接纳与宽容的未来。

今天，来自五大洲的成千上万颗心灵在这里跃动，在这墨西哥东南群山之中，为了保卫人类对抗新自由主义。

今天，来自五大洲的成千上万个人在呼喊：“受够了就是受够了！”在这墨西哥东南群山之中，这呼喊面对着恭顺就范，面对着无所作为，面对着犬儒主义，面对着利己主义。

今天，来自五大洲的成千上万个小世界尝试在这里，在这墨西哥东南群山之中，开始建设一个新的、美好的世界，让所有世界生存的世界。

今天，来自五大洲的成千上万的男人和女人在这里，在这墨西哥东南群山之中，揭幕第一届国际保卫人类对抗新自由主义的国际聚会。

全世界的兄弟姐妹们：  
欢迎来到墨西哥东南群山中。  
欢迎来到这世界的角落，在此，我们全都一样，因为我们是如此的不同。